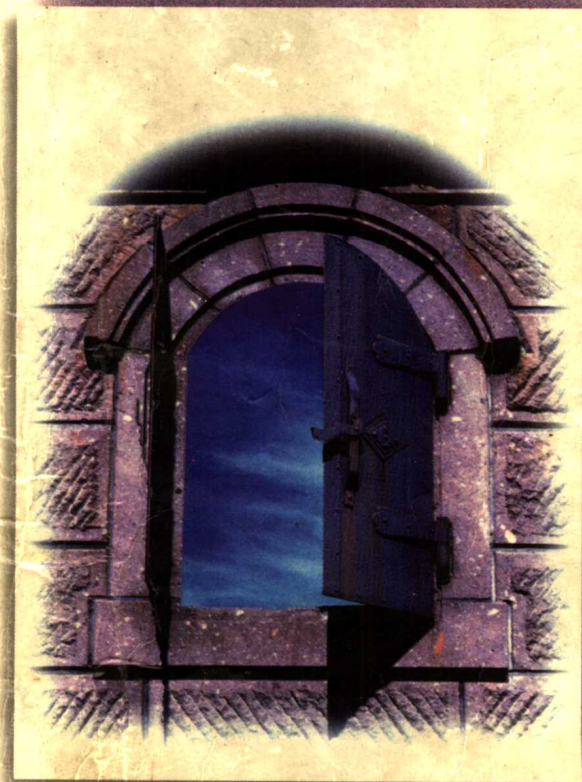


渡边淳一精品文丛 .5

男女之间纵有千万个不分手的原因，
而女人不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她们春天过去就是秋天……



不分手的原因

渡边淳一 著
赖明珠 译

全译本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同床异梦的外遇故事，难以抗拒的越轨私情

不分手的原因

渡边淳一 著

赖明珠 译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 寒 月 (1)

他根本无法想象芳子居然会和自己以外的男人幽会，虽已年近不惑，芳子的乳房与腰部依然柔软并富于弹性。也许她日益丰盈的肉体正和那名陌生男子的肉体重叠在一起，并把曾经奉献给自己的，也奉献给那个男人。

第二章 春 雪 (23)

修平本以为自己掌握了敌人的弱点，可以乘机大举进攻，没想到出师不利，兵败如山倒，此外，在外花心的事实令他陷入困境，无法再进一步。

第三章 白 夜 (53)

修平轻轻地把背向着自己的叶子的背部与腰肢紧贴着自己的身体，双手轻触她柔软的乳房，眼睛却没有睁开，感受着叶子散发的温暖。

第四章 骤 雨 (79)

听着芳子的哭声，修平突然搞不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，从在羽田碰面直到回家之前，修平始终为芳子的不贞感到愤怒，并打算彻底地追究，没想到芳子却首先发动攻击，等到修平回过神来，他们已经两败俱伤了。

第五章 冷 夏 (101)

芳子心想，自己与松永交往虽然不对，但是导致这种恶果的因素无非是丈夫过于自私。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冷落自己，为其它女人着迷，久而久之，她也产生了既然如此，大家一起乱搞的念头。

第六章 风 暴 (129)

修平不知道芳子后来有没有和那个男人见面，也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还想着那个男人，为顾及男性的自尊，他没有开口盘问，而芳子也不可能主动说明，

于是他们就一直在彼此相互猜疑的情况下继续共同生活。

第七章 秋 色 (151)

芳子凭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又再度地轻唤了一声，身体竟自然而然地兴奋起来，微凉的夜风徐徐吹来，芳子的脸颊却泛着红晕，心跳加快，手心也渗出汗来。

第八章 花 野 (179)

然而这一个多月以来，修平却愈来愈迷恋叶子的身体，不知是处于冬眠状态的欲望突然间苏醒，亦或难以忍受和芳子之间的长期冷战，叶子嫩白的肌肤不时地浮现在修平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

第九章 夜 寒 (201)

松永在芳子怀里左右摇晃着脑袋，然后用嘴唇吮吮芳子的乳头。然而，激情之后的现在，芳子无法因此达到亢奋的状态，而且她也相信松永再也没有再度进攻的力气。

第十章 雪 花 (24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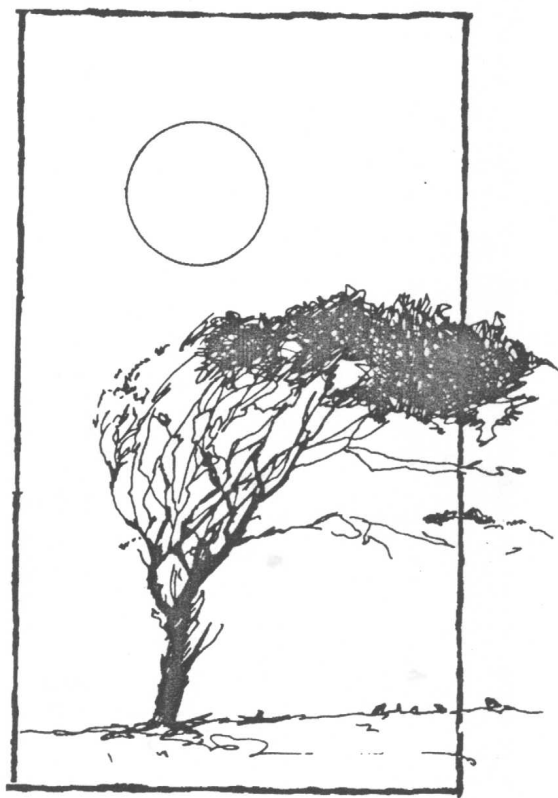
即使是深爱彼此的夫妻，相处时间一旦过去，势必会觉得愈来愈乏味，如果夫妻俩同时在外结交异性

不分手理由

朋友，既能保持适当的紧张感，又能维系彼此的感情于不坠，岂不是太棒了？

编 后..... (265)

寒 月



在喧闹的大街拐弯之后，刹那间四周变得寂静无声，黑暗中一排路灯伫立在街头。放眼望去，只有一盏红绿灯在寒空中绽放着鲜红色的光芒。

速见修平往前欠身，嘱咐计程车司机行驶至红绿灯时左转。

这一带是世田谷的新兴社区，近年来开始兴建，大量的超级市场和公寓，修平目前住的房子也是三年前才盖好的。

住宅用地有高度的限制，修平住的公寓只有三层楼，他本身住在二楼。以建坪来计算，房价虽然过高，但环境清幽，距离地铁站也只有七分钟车程，修平遂毫不犹豫地买下了。

车子一左转，左前方一栋镶着白色瓷砖的公寓便遥遥在望了。

“在这里停。”

修平吩咐司机停车，付了车钱走出车外，抬头仰望星空。

在车内所看不到的一轮明月正挂在公寓对面的榉树上。

刚才听到收音机播报气象，今年入冬以来最大的寒流即将来袭，那一轮明月因此显得益发冷清寂寥。

修平缩起脖子，看着公寓的入口，叹了一口气。

每当和其他女人幽会之后，他总是感到有些心虚。

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正在屋里等待的妻子呢？

他只需按一下门铃，妻子就会从屋里开门，但今天修平带着钥匙，可以自己开门。

平常，他总是说句“我回来了。”便不再吭声，默默地走过妻子的身边。

这种时候，气氛往往显得有些尴尬，因为家里只有修平

不分手理由

和妻子两个人。他们的独生女儿住在某一著名高中女校的宿舍,只有周末才会回来。若有小孩在的话,就可以跟孩子说说话,把事情瞒混过去,偏偏家里就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,根本无法逃避。

为了掩饰心虚,修平只得迅速地走进卧室更衣,再回到客厅看晚报。报纸摊开后把脸一遮,多少有种获救的感觉。

或许芳子也已经看透了修平的心理。

经过数次的重复之后,这种动作自然成为固定的模式。

然而,芳子却从未直截了当地对修平抱怨过什么。

她偶尔会说些“今天的领带花色不错哦!”或“自己的身体要当心哦!”之类的话,但其中并未含有任何批判的意味。

修平经常窥视着妻子的脸庞,心想:她究竟发觉了没有?还是根本一无所知呢?

单从表面的态度来判断,妻子似乎尚未发觉。

如果她早已发觉,却能故作若无其事,那也未免太厉害了。

不知是芳子原本就心胸宽大,还是早已觉悟,她很少干预修平的行动。自从结婚以来,除了带孩子的那五年时间,她始终从事机动性甚高的编辑工作,或许也是她无法对修平采取紧追盯人的战术的原因之一吧!

修平并非有意利用这个可乘之机,但的确从一年前就开始和一位名叫冈部叶子的女性交往。冈部叶子比芳子年轻六岁,已婚,但没有小孩。

在麦町的共济医院担任整形外科主任的修平,是在两年前叶子参加医院学办的健康管理者演习会时,认识叶子的。叶子是合格的营养师,在赤坂的某一家饭店的健身中心工

作,负责指导会员的健身之道,因此出席了该项讲习会。

后来,修平经常出现在健身中心两人遂日益熟稔,一年前终于发生了肉体关系。

叶子的名片上印有“饮食协会管理人”的头衔,她的身段果真玲珑有致恰如其份,据说她的丈夫在某石油公司工作,但单从外表来看,她实在像个未婚的小姐。

健身中心的会员大部分都是一流企业的社长或高级干部,但她的头脑聪明反应灵敏,自然有办法把这些人打得妥妥当当服服贴贴。

今天和叶子见面,是三天前就已决定好的。所以今天早上修平临出门时,已事先告诉妻子今天会晚点回家。

当时芳子站在门口,问道:“那么,你要不要回来吃晚饭?”

“我会和厂商一起吃,顺便谈点事,所以不回来吃了。”

由于职务上的关系,修平必须经常与医疗器械公司和药厂应酬。对妻子提起时,他将这些公司统称为厂商。

修平事先准备了某个公司的名字,以便妻子追问“和哪家厂商吃饭”时,能够随时脱口而出,但芳子却只问了一句“你要不要回来吃晚饭?”

芳子的个性不致如此执拗。

“好走。”

芳子在修平身后所发出来的声音,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,既不特别冷淡也不特别温柔。

芳子在神田某家出版社的妇女杂志部门担任编辑,通常都在十点过后才出门上班。

因此,每天早上她都有足够的时间做早饭,并目送修平

不分手理由

出门,而且除了截稿的日期之外,晚上至七点左右就能回到家。或许担任特约编辑时间比较自由的缘故,目前修平也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,丝毫感觉不出夫妻共同工作会遭遇到什么障碍。

“我走罗!”

今天早上,修平在临出门时对妻子轻轻挥手道别。平常他总是一声不吭调头就走,今天之所以破例,也是因为晚上即将和其他女人幽会而感觉有些心虚的缘故。

天气转凉之后医院变得十分忙碌。内科是不消说,就连修平隶属的整形外科,一些滑雪骨折或风湿关节炎老毛病又犯的商人也蜂涌而至。

在工作时间内修平根本无暇想起叶子和妻子,但六点钟一到,他依然准时抵达皇宫附近的一家饭店大厅。

叶子是一个很有时间观念的女人,六点过五分不到她就出现了。一碰面她劈头就说:“今天我一定要在九点钟以前回去。”

修平只知道叶子的丈夫在石油公司做事,至于其他的事就不曾再深入追问。

叶子的家住在中野,方向和修平的家相反,但平常只要在十一点钟以前回家就没有关系。

“有什么事吗?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看到叶子吞吞吐吐的,修平也就不想再继续追问。适可而止是一对各有家庭的男女在交往时应有的礼貌。

“如果要在九点钟之前回家,我们非得在八点半出来不可。”

按照过去的惯例，他们约会是先一起吃饭，再上旅馆。如果约会要在九点以前结束的话，他们势必得牺牲其中一项节目。

“你还没吃饭吧！”

“没有关系啦！”

叶子的回答表示也希望早点进旅馆，于是他们经赴涩谷那家他们经常光顾的旅馆。

走出旅馆和叶子道别之后，修平决定先去吃饭。只要能填饱肚皮，不论是中华料理或寿司，什么都无所谓。一个人吃饭挺寂寞的，但这么晚了，再回家叫妻子做饭给自己吃，未免太说不过去了。

修平在道玄坂附近一家小料理店吃了一份寿司，然后拦了一辆计程车。

亲炙了叶子柔软的肌肤，肚子也填得饱饱的，修平感到十分满足。

但是，当计程车就快驶抵家门时，他发觉自己回来得太早了。

每次和叶子见面，总是在十一点钟过后才回家，至于和厂商应酬吃饭，回到家更是十二点以后的事。他和妻子说的“今天会晚点回家”，就是表示将在这个时间回家的意思。

然而，一看手表，居然才九点多一点。

这个时候回家，而且又没有喝酒，妻子非但会很惊讶，搞不好还会看穿自己在外打了野食。

虽曾想到索性找个地方喝它一杯，但一个人实在提不起兴致，而且天气又这么冷。

就在犹豫不定之际，计程车已经开到家门了。

不分手理由

虽然九点才刚过，公寓附近已是万籁俱寂，管理员房间的小窗户，也拉上了窗帘。修平斜看了一眼，开始动脑筋为自己的早归找一个很好的理由。

“厂商突然有急事。”

乍听之下，这似乎是个好藉口，但做主人的突然有急事而结束应酬，多少有些不自然。

“和我一起去的人有急事。”

这个理由也行不通，万一妻子问起这个人的姓名和长相，那不就穿梆了吗？

“明天一早我还有手术。”

这个理由可能是最没有漏洞的。

想着想着，修平已经到了二楼。究竟是按门铃，还是自己用钥匙开门呢？修平一面考虑，一面走到门口，却发现晚报依然摆在信箱里。

修平心想妻子真是个糊涂婆，居然忘了把报纸拿进去，打开门一看，里面居然黑漆漆的。

他立刻把电灯打开，环顾四周，家里整理得非常清洁，窗帘也依然是拉上的。

“我居然比她早回来。”

不必和妻子打照面，修平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走到卧室，脱掉衬衫换上家居服，再坐回客厅的沙发上，修平看到桌上摆着一封女儿弘美写的信。

信已拆封了，于是修平打开来看，原来是弘美写给妻子的生日卡片。

上面写着：“祝妈妈永远健康快乐”旁边还附注：“下次我会带三十九朵玫瑰花回家。”

看过这个卡片之后，修平才想到再过两天就是妻子三十九岁的生日。

“这么说，再过一年她也要突破四十大关了？”

修平今年四十六岁，比妻子大七岁，到了明年，他们就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

“日子过得真快啊……”

修平喝着威士忌想道，突然觉得妻子满可怜的。

从前，妻子一直在外做事，但似乎没有谈过一次像样的恋爱，勉强来算的话，只有她和修平订婚的那一段期间，但前前后后也还不满一年。

紧接着就是生子和工作。虽然工作是她的兴趣，但眼看着她就快迈入四十大关，年华即将老去，修平实在替她感到可悲。

修平之所以如此想，也是因为今天晚上他和叶子幽会的缘故。想到自己在外冶游，妻子却工作得这么晚，修平就觉得自己不可原谅。

“假如她放荡一点多好呀……”

修平看着生日卡片喃喃自语。

妻子的身材十分苗条，个子也颇高，以中年女性的标准来看，整体的感觉不错，而且脸蛋也还过得去。两个月前，他们夫妻有事约在外头见面，妻子赴约时衣袂翩然的模样，使她看起来约莫只有三十五岁。

芳子的缺点，与其说是外表，倒毋宁说是她那爽朗的个性。她的头脑聪明，工作能力也相当强，但这些优点也使她显得样样比男人强，让男人觉得缺乏情趣。

总而言之，她不是男人喜欢的那一种类型的女人。

不手分的理由

就这么一面不着边际地想着妻子的事情，一面喝着威士忌，一晃眼居然已经十点半了。

“难道是加班吗？”

芳子每次晚回家都会事前交代。如果她说“十点钟回家”就一定会有十点钟准时到家，如果说十一点，十一点一到门口一定会有动静。她这个分秒不差的习惯也让人觉得有点乏味。

修平又去倒一点威士忌，边喝边看电视，一下子又十一点多了。

也许是做爱后饮酒的缘故，酒精很快就产生了效力。

“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来呢？”

回家时发现妻子不在，修平觉得松了一口气，现在却开始有点生气。

“我先去睡算了。”

修平嘟囔着，又随后拿起酒杯，这时，电话铃声响了起来。

冬夜里电话铃声显得特别刺耳。修平有些蹒跚地站起来，拿起听筒后随即有一个男人的声浪涌入耳膜。

“已经到家了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……”

修平不加思索地反问，对方“啊！”了一声，立刻挂断电话。

刹那间，修平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仍然歪着头拿着听筒。

刚才打电话的是一个男人。

听声音大概是三十五岁左右，或许还更年轻一点。也许

是夜晚的关系，声音有点含混不清和偷偷摸摸的感觉。

想到这里，修平才回过神来。

“难道那通电话是打给芳子的吗？”

修平又坐回沙发，看着餐具架上的时钟，已经十一点二十分了。

修平把酒瓶里就快见底的酒又倒了一点在酒杯中，一口气喝完。

酒就像一团火烧灼喉咙一般，呛得修平开始咳嗽。好不容易制止了之后，修平坐在沙发上再度思索着刚才那通电话。

打电话的人是个男的没错。

那个男的问了一句“已经到家了吗？”就立刻挂断电话。

起初，修平还以为是对方打错电话，但果真如此的话，那个人只要说句“对不起”，不就结了？

然而，那个人显得相当狼狈，叫了一声“啊！”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那个人如此慌张，显得事情非比寻常。

如果那通电话既没有打错，却也不是打给自己，那么一定是打给妻子的。

“但是，芳子为什么会有这种电话呢？……”

从“已经到家了吗？”这句话来判断，在这之前妻子应该和打电话的人见面过，两人分手后对方又打电话来，却没想到接电话的人竟是修平，因此显得十分狼狈，惊惧之余赶紧挂断电话。

修平叼起一根香烟，但旋即发觉竟然含错头了，立刻调整过来点上火。